责任编辑：王勇 编辑：校红 版式：杜琼
2026年11月12日 星期四

问夕阳

■李从娥

太阳落到村子后面，在小树林黄绿的树梢间半隐半现。山路蜿蜒如蛇，钻进了树林。夕阳橘红，落在村前宽阔的河面上，落在河中白鹭洁白的羽毛上，落在嬉水的麻鸭身上，落在苍茫远山顶上，落在萋萋旷野上，落在鸟儿的翅膀上，落在人的身上。暮色悄悄地在树林里升起来。

收割完的麦茬浸在金色的柔光里，悄寂空旷，妈站在麦茬地中央。橘色的光率真地投在妈脸上。她抬头，以母亲独有的温柔明亮的眼，长久地仰望天空。心头浮起些旧事，不过是岁月深处，那些模糊、细碎的悲欢离合。一穗一穗庄稼，一个一个念想，都生根在梦境繁茂的土地上。

地边的一棵乌桕树孤独地立在秋天的夕阳里。风吹乌桕树，一树青绿、橘黄、绯红、绛紫的叶子层层叠叠，杂糅在一处沙沙作响，是山野里最热闹的秋色。枝头裂开的果荚，露出一串串雪白桕籽，远看像缀了一树细碎白梅。它们沐浴在夕阳中，在空旷的田野间，安静，又清寒。

妈对着夕阳诉说关于我的事情，她一遍遍问夕阳：你阅尽尘寰，见过多少人间的悲苦……说着说着，眼泪就落了下来。她那颗深爱我的心，化作满树鲜红或亮紫的心形乌桕叶，亮闪闪点缀在褐色的枝桠间。叶抖一下，心疼一下，疼到深处，随西风化作声声叹息……

妈妈，我回来了，您不在家，我静坐在门槛上等您。秋天，人字形的雁群横渡蓝天。回忆慢慢袭来，想起无数个相似的旧日时光……妈守着孩子一日日长大，黄昏呼喊他们的名字，唤他们回家吃饭，妈的声音清晰地响起，喊呀喊呀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在空寂漫长的村落里悠悠回荡。顺着妈的呼唤，我奔跑在旷野之上，气喘吁吁，奔赴那蓬勃而稠密的呼唤声。那些从前的日子，每一日都那样漫长，漫长得仿佛胜过我的一生。

有人朝我走来，是二奶奶，她身上的绒线衫散发出酸汗味。她对我说：姑娘回来了，好好安慰你妈……你妈天天想你……恐怕你不会体会到，你妈怎样白天为你发愁，夜里为你流泪啊……你们做孩子的就是这样……总不能体会做母亲的苦处……

妈独自走在秋的高远深蓝的天空下，中等的身材，单薄的肩膀，手臂细长，身影孤寂。夕阳里，她的剪影，像一幅画。妈的头发被风吹乱了，妈的脸晒黑了，妈的双手伤痕累累……

远远看到您，看到您那一张令人心酸落泪的——日夜盼我归来的慈祥、孤独、忧伤的面孔。我像小时候一样，扔下手中的东西，飞跑过去，扑进您怀里大哭：妈妈——

看见蜷在家门口等候的我，仿佛刚从一场漫长的噩梦里醒转，您伸手抚过我的发顶，一边落泪，一边说：这些年，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呀……我哭着向您诉说心事……您轻声劝我不要再哭，那时天上悬着一轮圆圆的发光体，我已经分不清，究竟是太阳，还是月亮。

炊烟起来了，是妈升起的，青烟与夕阳温柔相拥，缠在一起，久久不散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毫无防备。您提着一篮眉豆，走进厨房。想起小时候您做的梅豆炒腊肉，心里一下子暖起来。在家的灶焰微光里，我摸摸这里，看看那里，亲切又感激。

这时，一直躲在我身后的孩子突然叫我“妈妈”，您立刻替我应答，回过头来，泪水长流。您说，这些年来，您一听到孩子叫妈，就幻听成是我在喊您妈妈……

周遭的色彩，渐渐变浓变深。身下的土地，渐渐凉了，夕阳被黑暗吞没，依依不舍地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……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张湾区阳光栖谷

寒衣节里念慈亲

■张志刚

初冬的暖阳仍然是温暖的，至少于我是没有感觉到在冬日开始的节序里，有刺骨的冷。倒是我的肿脚，钻入骨髓地疼痛。今天是寒衣节。按照我们当地规矩，这一天要到逝去的亲人坟前烧纸敬香。父亲在世时，我不了解这个习俗；父亲走后，我也不是年年都在这个时候给父亲“上坟”。因为我的左脚肿痛得像个发面馒头，连盖在脚上的被子，稍微碰一下，都像触电一样钻心地疼。感受着窗外初冬微弱的寒风，看着天花板，想去坟前又去不了的无力感，比脚痛还要折磨人。

然而父亲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脑海里，难以忘怀。尤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父亲走后十七年，印象里每逢寒衣节，我的脚都肿痛着。

回想我工作后不久，父亲渐渐步入老年，那时他身子骨还硬朗。那时候的冬天好像比现在冷，天黑得也早。因为年轻，又好交朋友，冬天来临，难免邀三五好友，吃火锅，喝啤酒。冬日晚风异常凄清，不过每次归家，不管多晚，推开门，父亲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电视里可能只放着无聊的深夜节目，但屏幕的光影把他的白鬓闪得明明灭灭。我到家，他并不说什么，总是再看会儿电视后，才洗洗睡觉。偶尔我也会喝得不省人事，而他也只是在第二天早晨交代一句：“不要贪酒。”那个时候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，因为年轻，感觉身体还好。

父亲在的日子里，每个酒醉的清晨，哪怕屋外的冬霜再厚，被窝外的空气再冷，我总能看到他早已在液化气上把水烧开。家里没有热水器，我也没有专用的杯子，用的是吃完罐头留下的大玻璃瓶。茶是俗称“大脚片子”的粗粗的绿茶。开水与茶叶接触的瞬间，大玻璃瓶口也急剧升温，烫得无法入嘴。冬天冷，他怕我握不住，总是用块旧毛巾垫着递给我。粗茶泡出来颜色是深褐色的，然而我每次喝到茶水时，却是温茶或者凉茶。一口下去，暖流顺着喉咙一直滑到胃里，酒气在那一刻瞬间被化解了。父亲怎么起这么早？后来才明白，父亲哪里是起得早，他是一夜没睡！他是在担心我，怕我半夜出什么事。

如今父亲已离开我17年了，花开花落。现在我已届中年，每年寒冬，我都哀思无言，痛风频发，脚踝肿痛，甚至膝盖也跟着疼，苦不堪言。这个时节，天冷人乏，喝酒的次数仍旧较多。而父亲滴酒不沾，他一生喝酒不到一两，还没有我一顿喝得多。漫长的冬日里，身体倍感疲惫和疼痛，这份痛里有对父亲无尽的愧疚。

父亲的爱，像极了水，柔和而深远。这水似那清晨的粗茶，清香润喉；也似清澈温水，抚慰我肿痛的脚，洗涤伤痛。水更是父亲做人的本色，善良就是父亲和我阴阳相隔的对话。父亲滴酒不沾的一生，留给我的不是一道戒律，而是一句“你要好好的”。我每一次试着减酒、每一次在身体允许时走向泳池、每一次照顾母亲，都是这水的流动。寒衣节里，我思念父亲，父亲也一定希望我平安、健康。这愿望不因我能否到坟前而增减分毫。

脚痛了，那就痛并坚持着吧！坚持学习、坚持工作、坚持等待。我知道，肿痛终究会消退。等我能下水的那天，水一定会托住我，就像父亲沉默的手掌一直托举着我一样。这个寒冬的序章已经写下，我在水里划动时，就是我和父亲在并肩前行。

作者单位：十堰市郧阳区总工会

一钵腊汤寄相思

■白琳琳

我自幼由奶奶一手带大，奶奶待我的疼爱，胜过母爱。

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，放暑假的我，准备回娘家去看看年迈的爷爷奶奶与父亲，于是，拨通了爷爷的电话，告诉他我要回去。奶奶便让父亲搬来楼梯，指着墙上鲜红油亮的腊肉说：“琳娃子最喜欢吃腊猪蹄，这是专门给她留的，取一只腊猪蹄和猪坐墩下来，赶紧把猪蹄子洗了炖着，等她回来吃饭，她喜欢吃腊瘦肉，坐墩让她带回去吃。”我在电话里听着奶奶给父亲说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挂断电话，我三步并作两步去搭车。

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回家了。

透过车窗，我看见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一个高大硬朗，一个瘦骨嶙峋，那是我的爷爷奶奶，早已等候我多时。奶奶拉着我的手，汗水从奶奶宛如菊花的脸颊上往下淌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饿坏了吧？饭早都好了，等你回来吃饭呢，走，回家！”奶奶拉着我的手摇晃着，步子格外轻快。回到家，便看到饭菜早已摆上桌，香气扑面而来。最让人垂涎欲滴的还是笋干炖腊猪蹄汤，柴火加侧柏枝熏制的腊肉，色泽鲜红金黄，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慢炖，汤汁乳白鲜美，肉质软糯香气浓郁。还有腊肉炒干土豆片，辣香肠，腊血豆腐，金黄透亮的鸡蛋皮子下腊猪蹄汤，满桌独属于柳林人的腊味。奶奶不住地往我碗里夹菜，祖孙三代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

我原以为，这样幸福的时光会一直延续下去，奶奶会永远等我回家，会亲手为我煲汤做饭。可惜病魔无情，就在前年的五月，听说奶奶病重，我赶紧请假赶回去，走到每次爷爷奶奶接我的公路下车，邻居老奶奶对我说：“你奶奶要还能吃饼干就还好哦。”我提着给奶奶买的东西飞奔回去，只见奶奶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蜡黄，见我回去，高兴地用手撑着床，想要坐起来和我说说话，我赶紧扶起奶奶靠在我胸前，奶奶很虚弱，泪水从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滑落下来，我的心都疼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奶奶哭。奶奶说：“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两爷子，你今年三十岁了，三十岁要有新面貌！你伯伯（父亲）还有两万块钱我保管着，我死后交给你爷爷保管，你爷爷死后就交给你保管。以后就让你伯伯待在这儿，莫把他接下去跟着你，你负担重，夹在中间为难，奶奶会保佑你们的！”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被万条蛊虫侵蚀，我失声痛哭。奶奶在病危前放心不下的还是我们父女俩，怕父亲给我找麻烦，怕我夹在娘婆二家为难。

假期很快就到了，那段日子奶奶气色好转，能够下床走动，也吃得下饭了，于是和表姐他们一起回了房县上班。过了两天，第三天下午，我接到姑父的电话，奶奶走了！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的心情，只感觉心里疼，那蚀骨的疼……

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起吃饭的场景，其实我怀念的从来不是那些饭菜，而是独属于奶奶的味道。

奶奶在，爱就在，家就在。那些没来得及对奶奶说的话，那些泪水打湿枕头的深夜，那蚀骨的思念……

作者系房县门古寺镇河兴小学教师

欢迎投稿 邮箱sywbzw@163.com

发行中心：8658548 广告中心：8114000 邮政编码：442000 零售价：2元 年定价：278元 承印：十堰日报社印刷厂（地址：十堰市人民中路58号）